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婆羅岸全傳

## 第五回 吳小住分娩釋前因 馬蘭姐歸寧訂私約

卻說，馮其模的媳婦和姪兒兩個，怕露出私情，商量打死了這狗，以滅其跡。當下，這孩子拿了根棍子在手，可巧這狗蹲在那裡打盹，就走上前一棍，剛剛著在他的鼻子上。只見那狗睜開兩眼，將四足伸一伸，便沒氣了。婦人和著孩子拖去後面，扶了些浮土掩了。不在話下。且說歐家的老子，四處訪查，不見風聞。久而久之，也只得罷了。且說那魏公子，自從大娘死了，扶了那吳瑩的女兒做了一個正室。後來一年之期，就生了個兒子，甚是夫婦和睦，同那司空府裡也走得親熱。那知這公子到底是世豪氣習，心性不能長久。從前大娘在日，這公子懼怕他，不敢任意在外邊眠花宿柳。就是偶然有了這樣的事，家中鬧得個七死八活。所以想來一時之樂，到底敵不過多時的鬧，也就死心踏地的了。及至寵了這吳家的女兒，他卻是個柔軟的人，舉動覺得可以自由。就三朝兩日的，漸漸和那一般鑽狗洞的朋友，交往起來。今日到東家，明日到西家。最便的是錢，人見他用的甚是慷慨，誰不走來趨奉他的。

這日和了個姓潘的，名喚潘仁島。因他是個斜眼，人都喚他做潘邪子。兩人逛到一處，卻是門戶人家，姓汪混名叫做個汪短腿。這汪家有三個女兒，一個叫小碧，一個叫小彩，一個叫小圓，年紀總不過二十歲上下，青樓中要算是最有名的。當下汪短腿，見了魏公子和這潘邪子到來，忙喚老娘請出三個姑娘來，暗暗的告訴了女兒，這位公子是極有出息的，須是小心接待。女兒們會意，出來見了。魏公子一見，都是別樣風姿，超出尋常之外，年紀兒又小，模樣兒又俊，真是：乍見翻交心意亂，初逢還教魄魂驚。於是一連住了三天，逐個的玩到。潘邪子卻是外面接來的粉頭伴著。公子在此玩耍，這日方要起身。公子對著潘邪子說道：「三個人總是好的，這小彩兒又是我心愛的，過一日我還要來和他敘敘，你可不要做難。」潘邪子道：「哥既看上了他，可不是他的造化。做弟的豈有不成成人之美。」說著和這群雌兒作別。那小彩接口道：「爺是必和潘大爺早晚下顧的了。奴只專意兒等著，切莫失了信，叫奴把眼兒還望穿了哩。」

這裡公子答應著走了，別過潘邪子回到家。吳家女兒接著，也無別話。到晚間，少不得同牀兒，又乾了些敦倫的事。到次日，吳家女兒對公子說道：「你這幾日，卻是往哪裡去來？身上這癩哩，我今日下邊為何做起癩來，叫我癢到心裡去。」公子聽說，也不在意。過了一日，仍舊和潘邪子到了汪家，同那小彩兒睡了一夜。原來這汪家三個女兒，色藝略覺得強些兒，人人都要來鑽個熱灶。只因接得人多了，個個皆惹了個瘡兒在身上。這公子但知到處玩笑，哪裡曉得有這件事，是個後患哩，當下又和小彩鬧了一夜，那毒氣受深了，竟發作起來。先是癢得腰兒都站不直，喚那小彩將手去亂搔，哪裡中用。自己顧不的，覓了塊布兒，盡力去搓了半晌，越覺癢得不止。只得忍著，回到家裡。那吳家女兒，正在那裡也是奇癢難熬，燒得一盆子滾水，坐在上面咬著牙兒洗哩。這公子不敢言語，懊悔已是遲了。

自此染患在身，延醫調治，不知服了多少藥兒，也不曾見些效驗。吳家女兒，卻是不敢和他在一處，有時被他纏不過，合他睡了，足有三五日不受用。後來漸漸的也沾染到身上，現出些形像來。面上起了些黑斑兒，看看是一對廢物了。一日，這吳家女兒，腹中覺有些動盪。詫異道：「這個病兒，聞說是不能生育的了。我這肚兒似覺是有物兒在內的，難道有了胎不成？自己也不能信。及到數月以後的時節，那腹中竟是飽滿起來。此時這公子病得已是不成個人形了，面上就似種了些痘子的，鼻子都爛去，只多得一口氣兒。吳家女兒，倒覺得受胎之後，病似退了些的。」

到期果真生了一個女兒下來。這女兒卻是奇怪，頭臉上蒙著了一層蛇皮，下面後邊拖著有一寸來長似個狗尾兒。別處都是赤紅的，全沒一點兒皮。接生的老娘和那些婆子們，都驚訝得吐舌不迭。老娘接口道：「這個是爺在外邊沾了些癩來，過在奶奶的身上。恭喜奶奶的身子可沒事的了，毒氣盡與這孩子受了。我前日在一個所在，接了個也同這一樣的，但頭面上不似這個皮色兒，下邊也沒甚麼異像，只是通身沒點皮兒。問起他的丈夫來，卻是個溫柔鄉中落腳，姊妹行裡安身的，一位油花浪子。」那些婆子道：「老娘到底是什麼人哩。」答道：「這個人麼，倒不曉得他叫個什麼，只聽得人喚他做潘邪子。」婆子們笑道：「原來是這個人，可不就是時常到我們家裡來的那位。怪道和我家爺在外邊只管鑽些狗洞，也是過了癩了。老娘你說這些門道，可也走得罷哩！」話休絮煩。這裡眾人方才服侍了吳家女兒上了牀，那孩子沒半頓飯時，就是沒氣了。正在忙亂之際，外面傳話進來，說：「有個姓范的，在前面不多遠住，來請老娘去接生。」老娘聽了道：「原來范家的媳婦也臨盆了，我卻要走一遭去。」說著別了眾人，領了些辛苦錢往外走了。這裡把沒氣的孩子，收拾一邊，免不得送埋了。

過了有半月的光景，吳家女兒身子健旺，下牀來仍舊服侍公子。看看是奄奄一息，又挨了兩天，竟是死了。當下吳家女兒哭得死去活來，只得領著那兒子，料理些喪事。過了幾時，安葬下土，不在話下。看官們聽著，這魏公子因為走了邪路，沾了癩瘡，一病身死。又累了吳家女兒過疾在身，眼見得是越染越深的了，怎麼忽然得了孕，將這一股毒氣，被這孩子盡受了去？既是孩子受了，為何頭上現出蛇皮，下邊露著狗尾？這可不是前世裡冤牽（愆）的大證見麼！想是這吳家女兒，受了這個病，也是不能救援的；這孩子來代他一命，也未可知。這樣看來，那馮其模家的狗，先救了馮家的孫子一場水厄。既而自己走到了司空府中，攔翻了那個藥吊子，以致夫人不復吃那砒霜的藥。後來馮家孫子，被同學的歐家後生，引誘了做那不長進的勾當，他便偷了歐家的腎囊去，不但免了馮家孫子身子被他沾污，而且又替馮其模父子報了閨門之仇。這個分明是前世孽緣，一一的都還清了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那老娘在魏家才接了生，被個姓范的喚了去。原來這范家，三代都是在這縣裡做個頭役。那上一代叫個范仁，倒是個厚道人，在縣中做了許多方便事。養了個兒子現在縣裡當差，名喚范標。這范標卻是刁惡的狠，人都有些畏怕他，起了他一個混名，叫做范二虎。也生了個兒子，跟在身邊辦些事，後來也上了卯，喚做范昆，學的老子一味的兇暴。娶了個妻子，就是同事中一個姓馬的女兒。這姓馬的家裡，卻是自來婦人用事，好結交些風流人兒，人因此喚他男的做馬烏龜。范二虎時常在他家和老婆做些厚，見他的女兒模樣兒生得好，做人也還伶俐，就要了做房媳婦。女兒自幼叫個蘭姐兒，在家裡卻早生了個孩子，他娘怕這范二虎說話，暗暗的送與別人家養了。這時是嫁到范家，算是初破盆。當下歡天喜地的，尋覓了老娘家去接生。

老娘進了門，這范二虎的老婆迎住了，老娘道：「恭喜二娘生孫兒子，這娘子過來可是才一年麼？」范二虎的老婆答應道：「正是才一年。」老娘笑著道：「二娘，我可要說個笑話，真像是在家造還就了來的。」說著進了產室，只見這婦已是要臨盆的樣子，忙喚個婆子仗著腰，服侍他坐下。可巧才坐了，孩子到下了地，呱呱的哭起來了。老娘心中明白，接了一看，竟是個女兒。道：「恭喜二娘，是個千金。」范二虎的老婆知是女兒，道：「罷了，是男是女，只要生得爽快就是了。」老娘道：「正是這麼說，況且娘子是初破胎的，這樣的快真是少有的。」說著，洗了包裹起來。這裡料理些喜錢，打發老娘起身，不在話下。

這范二虎初得了個孫女，甚是歡喜。到了三朝滿月，免不得請些親友，做些筵席。可煞做怪，這媳婦自從生了女兒，夜間時常做些惡夢。見一條大蛇，盤在懷裡，昂起頭來，似要咬他的樣子。或是夢見一個小狗，趕著他亂叫。常常的從夢中哭著驚醒了。也只認是生長過了，神魂虛耗的原故，那裡猜疑到別的上。光陰易過，看看女兒過了一周，下地來學著漸漸的能走。模樣兒就像娘臉上剝了下來的小小的一個瓜子臉兒，眉眼似畫的一般。一身的粉嫩皮膚，人見了無有不愛他的。小名喚做英姐兒。這媳婦打扮得女兒花網兒裹住了。偶人帶了街前去玩耍，過路的見了，都看在眼裡，有認識的道：「這就是范二虎的孫女兒，好個孩子。」有的說：「這就是馬烏龜的外孫女兒，可是和他娘真有一無二哩！」一日在街前，恰遇兩個少年的子弟，見了這女兒，一個悄悄的和那個笑道：「你可認得這孩子麼？」那個道：「認得便怎樣，可惜如今那塊羊肉兒，不得到口了。」一個道：「我明兒總# 還弄到了手，滅你一滅嘴。」那個道：「也只好看罷咧，你這兩日倒是可看看你那乾娘去。」一個道：「那雌兒和他親家范二虎住了，我看他去做甚。從前他女兒在家，我不過是戀著這一點子，也不知花了多少錢在馬家門裡。如今還認什麼乾娘哩！」說著走過去

了。

這裡帶著這英姐的人，三番兩次也不知聽了許多的話。又是替這范二虎好笑，又是替這范二虎好惱。走回家來，只是望著這媳婦嘻嘻的笑，那裡敢說出半句兒一。這媳婦也不知道是街頭聽了些言語來笑他，也就罷了。

一日，馬家打發了個婆子來，說接姑娘和英姐去過他母親的生日。范二的老婆應允了。當下收拾些衣履，從新打扮。一乘轎子母女兩口兒坐了，來到馬家。婆娘見女兒和外孫女來了，接著進了屋，說了些家常的話。接口向女兒道：「你那況家的乾哥兒，來問了你幾次，說怎麼年把，都沒回來走走。我告訴他說，我明兒生日接你來。他聽了，問了我生日的期。說多留妹兒住幾日，我卻都想死了他哩！」女兒道：「他可說幾時來哩？」婆娘道：「想必我生日是要來的。」女兒道：「那日他們范家的人總在這裡，就來了有何益處？也白對些目眼兒。」婆娘道：「你這孩子好性急，等他那日來了，我自然約他個日子來哩。」女兒道：「只怕范家就要來接，已是等不及了。」笑了一笑走開了。

過了幾日，這日正是馬家婆娘的生日。早晨范二虎的兒子范昆，走來拜了壽。看著妻子梳洗了，講些閒話，帶了女兒上街前玩耍。少頃，范二虎也來了。又來些親友，吃過了飯。只見一個二十來歲的白淨面皮、光油辮發的後生，走了進來。見過眾人，向那馬烏龜叫了一聲「乾爺」就直走進後面去了。這裡眾人，知道是馬家的乾兒子。這況家的走到裡面，早看見了范二的媳婦，兩下裡望著笑了一笑。婆娘接著坐下道：「我兒，怎麼這時節才來，等你吃飯，你卻不知往那裡去的。」況家道：「便是有些事絆住，沒早來磕頭的。」說著眼裡望著他女兒道：「妹妹生的好個標緻姐兒。」范二的媳婦只是笑，婆娘在旁道：「你可幾時看見了麼？」況家的道：「我時常走他家門口過，都看熟了，只是不好進去看看妹妹的。」范二的媳婦道：「你是貴人，那裡還踏我們那賤地哩。」況家的笑著道：「妹妹該來說巧話兒取笑哩。」兩下裡眉眼傳情。只是礙著人多，不敢放肆。要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